

文峰塔

鎏金勋章:镌刻山河的精神图腾

童志浩

夏末的风,已悄然滤去暑气,窗外的栾树也已染上第一抹秋色。2025年的9月3日前夕,我那走过近一个世纪风雨的祖父,如期授到了那一枚镌刻着历史荣光、承载着民族敬意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”。

今年端午,老人迎来了九十八岁寿辰。按本地旧俗,本应张罗百岁寿宴,然而近几年,爷爷的记忆如同褪色的胶卷,除了父亲的面容,我们这些儿孙的轮廓已渐次洇染在时光的薄雾里。家人遂将庆贺归于低调无声,唯愿时光止步,岁月静好。此番若能再度受勋,于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,既是圆满的句点,亦是人生最庄重的加冕之一。

这让我不由忆起多年前那个暮色四合的夜晚——当爷爷将那枚“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”郑重放入我掌心时,金色的光芒在指间流淌,我的呼吸为之凝滞。那光芒虽亮,远不及其所承载的历史千钧之重——这是一位耄耋老人,用烽火硝烟淬炼的青春、用毕生信仰熔铸的史诗。他凝视我的眼神深藏着千言万语,最终化作一句沉雷:“这不是金子,是血,是命,是咱们中国人挺直的脊梁!”

爷爷的少年时代,浸透了家国危亡的血与火。生于勤俭农家,太公的锄头与田垄,未能锁住他望向远方的目光。在宁海中学的青砖黛瓦间,他啃着发硬的馒头,就着生成的酱豆

腐,却以过人的聪慧名噪一时,甚至曾为高年级学长代考从而传为佳话。斯诺《西行漫记》中那颗遥远的红星,如同燎原的火种,瞬间点燃了他年轻胸膛里的热血,他学会了人生中第一首歌——《你是灯塔》。1942年,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,化身暗夜中的信使,将油印的《解放日报》社论与消息,如星火般悄然传递到地下党员与进步师生手中。少年意气,挥斥方遒,他带头组织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的学潮运动,将沉寂的校园化作革命的阵地,让琅琅书声成为抗争的号角。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,如寒冰覆地,他却如地火潜行,在刀尖上发展力量,为革命前沿输送忠诚的骨干力量。他,便是那寒夜中一粒倔强的火种,于无声处,酝酿着燎原之势。

1945年,山河破碎的关头,他毅然弃笔从戎,投身浙东游击的滚滚洪流。山洋岭低矮的茅屋,四明山莽莽的密林,成为他新的战场。野果充饥,竹签传书,艰苦卓绝的环境,磨砺着他钢铁般的意志。我永远记得他记述“平溪会师”的那个夜晚:平时寂静的夏日山村,人声鼎沸,微弱的篝火映照两支英雄部队“机动”与“铁流”战士们黝黑而坚毅的笑脸。他借着跳跃的火光,在膝头疾书战报,那句“饥寒不足畏,但求山河全”的誓言,力透纸背,成为镌刻在浙东大地上的不朽碑文。

1947年,“中共浙东临委梅花村会议”后,他编入浙东游击纵队司令

部,转战于“宁绍台”地区的山山水水。多年后,我跟着他重访山洋平溪故地,崎岖的山路、斑驳的旧迹,无声诉说着当年的艰辛。听他激动地追忆四明“机动”部队南下,与台属“铁流”部队在平溪胜利会师的场景,那些革命者身处绝境却昂扬无畏的乐观精神,穿越时空,依然滚烫灼人。

在地方工作的四十载春秋,他默默耕耘,甘当基石。编写党史,梳理那血与火交织的集体记忆;培训干部,传递信仰的火炬;筹建教育基地,为子孙后代树起精神的力量。离休后,他更以耄耋之躯,跋涉于浙东的山山水水,风尘仆仆,只为五十多位蒙冤的老战友奔走呼号,洗雪沉冤。有人笑他“官越做越小”,他抚摸着胸前那枚见证历史的勋章,目光投向远山:“勋章的大小,不在金石的轻重,而在人心,是否真正焐热了脚下这片土地。”

接过勋章的那个夜晚,空气凝重。爷爷不断地翻开他主编的《浙东抗战口述史》《桔乡英烈》《前童星火》等党史汇编。泛黄的纸页簌簌作响,一张旧照片悄然滑落:十九岁的他,稚气未退的容颜,却是革命路上的行家里手,双目如炬如星,穿透历史烟云,直抵人心。“当年我们赌上性命,”他的声音低沉而凝重,手指摩挲着纪念章上凸起的“60”字样,“就是为了换得今日你们的太平日子。”他顿了顿,仿佛在倾听那数字背后无声的呐喊:“这‘60’背后,是六十万个戛然而止的故事,是六千万滴滴浸透山河的

热血。”

如今,数枚勋章被我珍重地保存在檀木匣中,它的精魂却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每当参加党日活动,走进“山洋”旧址、“梅花村会议”纪念馆,看到年轻一代屏息凝神,观摩先辈锈迹斑斑的战斗用品,触摸那些曾经怒吼过的铁疙瘩枪炮,诵读战地日记里“愿以我血荐轩辕”的铿锵誓言时,爷爷的身影便清晰地浮现——那个在微弱油灯下疾书的青年,那个在山洋会师时引吭高歌的战士,那个在无数个长夜,于堆积如山的冤案材料前,以颤抖的手却无比坚定的心彻夜疾书的老者。

勋章的金泽终会随岁月氧化,而它所承载的记忆与精神,却永远鲜活滚烫。爷爷用他跌宕而光辉的一生,诠释了一个朴素的真理:真正的革命者,从不是纪念馆里无声的标本,而是奔涌在后代血脉里不息的长河,是照亮民族前路的永恒星火。这些鎏金徽章,早已超越了物质本身,是凝固的惊雷,是沉默的史诗,巍然矗立成一座座精神的丰碑。

备注:本文中的爷爷,名为葛增生,男,籍贯宁海前童,曾用名童遵时。1927年6月出生,1942年8月入党,曾担任宁海城区(含前童小学)党支部书记,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秘书兼机关警卫连文化教员,三门县海游镇党支部书记,黄岩县党史办负责人,1990年11月光荣离休。

生命里的小确幸

徐子涵

花开安暖,浅笑嫣然。或许,对一颗向往风花雪月的年轻心灵来说,只有经历了厄运的突袭,才能更真切地体悟平凡活着的美好。

傍晚时分,伫立窗台前,仰望宝蓝色的苍穹,看绚烂瑰丽的云彩正默默翻卷,暖光犹如金丝银线般描摹出无限希冀的形致,我微笑着浮想联翩——湿漉漉的暑气,连云也很奔逸,你该热烈生长,继而野蛮绽放!漫天霞彩翩跹天地的脸,温情缱绻。我偷黄昏一壶酒,醉得天光尽温柔……

盛夏的流风,一如既往地灼烧面颊,它裹挟着十里蝉鸣、声线起伏,越过林梢、翻云覆雨。“赌书消得泼茶香,当时只道是寻常。”曾经,我只觉聒噪,可现在,我怀揣一份淡然的欣喜,平和接纳。只因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。

此刻的蝉鸣,它不仅象征四季变幻,更是我心境得以升华的体现。节气轮序如期,你我相逢有时,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绿了芭蕉。而谁又能否认,这些毫不起眼的小确幸一篇篇堆叠起来,不是令人喜出望外的岁月静好?

暮色四合,夜幕星河。漫步于公园的林荫小径,贪婪吮吸这无尽夏日赋予草木的芬芳,我的心房,会被说不出的沁爽填满。就这样慢慢悠悠地行走,静悄悄地谛听,乐滋滋地拾捡,在烈火炙烤天地的焦

躁间,邂逅云水禅心的清韵雅致,深深珍藏因风撩拨而悸动的——万籁之音。

朦胧而皎洁的月光,含情脉脉地搂抱着万物。双脚着陆前,我总会不由自主瞥几眼脚下的土地,看看是否有赶路的蚁群途经此处——我不忍误伤无辜的它们。我想,在这个万物皆有灵的大千世界中,纵使山川海海,终归尘土虚无;人世倥偬纷繁,一切转瞬须臾。谁又比谁高贵?而所有渴求存活、努力拼搏的生命,都值得被人尊重与敬畏!

夜,不知不觉地泼墨重彩了,而我深爱的这座猴城,亦开始进入酣睡的梦乡。正如我们普罗大众的人生,这座城从来不是史诗,也无需宏大的叙述与伟岸的命题。

它同我们一样,由无数个看似微妙到不起波澜的日子组成。其中有“炊烟又升起,暮色照大地”的一日三餐四季;有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的永恒心灵皈依;更有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的怅惘生命感慨……

痛这一生,往往“一边拥有,一边失去”。愿我们,永远都做那个最纯粹快乐的自己!简约美好、忠于自我,温柔坚定、铮铮昂扬。像一株野草,顽抗纷扰繁杂的俗世洪流,知世故而不世故;似一朵鲜花,绽放英雄主义的生命真相,历圆滑而弥真情!

推窗见月明

伍梦卿

窗棂轻启时,有木樨花的香气漫进来。

三十载春秋在体制的瓷器上细细描金。我用工笔画般的严谨勾勒每道工序,却在社交的釉彩上始终不得章法。候鸟永远是不会玻璃幕墙的折射规则,于是甘愿做雁阵中那道沉默的气流——表彰会的镁光灯下,我的掌声总比旁人更早三拍,更响七分,好让领奖者看不见我指纹里未干的墨渍。

退休初期的日子像架突然停摆的秋千。那双在教学系统里游刃有余的双手,此刻成了寻找锚点的孤舟。直到某个黄昏,听见老座钟的齿轮在寂静中发出琴弦般的嗡鸣,才惊觉这空旷恰是命运预先的留白。

命运的伏笔总在拐角处闪着微光。与婚介所王大姐的相遇,像一串悬铃木的果实不经意落入衣袋。当我在离婚登记处见证过太多叹息后,民政厅退休副厅长的橄榄枝恰如及时雨——婚姻调解室那方褪了漆的木桌,成了我新的战场。三载春秋,一百余对怨偶在这里将破碎的誓言重新穿线,我渐渐读懂:原来那些歇斯底里的争吵里,都藏着未说出口的“请别走”。

推开调解室的蓝漆铁门,世界忽然变成万花筒。茶摊老板娘教我识得明前龙井的蜷曲,流浪画家在广场砖缝里临摹众生相,就连菜场讨价还价的声浪都裹着热腾腾的生命力。忽然想起儿时养过的

画眉,当它终于冲破竹笼那日,我方惊觉所谓自由,原是被禁锢时永远想象不到的形态。

在调解记录本上运笔如飞时,恍然触到七年前批改作文的红钢笔。当老谢递来的通讯员聘书惊喜地出现在眼前时,我旋开尘封的墨水瓶,让思绪重新纷飞,从此我的文章喷薄而出,一发而不可收。捧回奖状那夜,颁奖词里那句“用皱纹编织诗行”让满室月光都泛起涟漪。原来被体制湮没的笔锋,终会在某个黎明化作草叶上的露水折光。

如今的日程表比在职时更斑斓:门球场上的白球划出银色弧线,兜球入网时的脆响堪比玉磬,游泳池里劈波斩浪,损蛋桌上的战术迂回如同在宣纸上运笔,看似闲庭信步,实有万千丘壑在胸。某日对镜时忽见鬓角霜色,却讶异眼角笑纹比七年前更生动。

那些在调解室重燃的爱火,在征文里复发的笔墨,在球场上腾跃的身影,都在重塑着银杏叶般舒展的生命维度。门球颁奖礼上,当我作为季军和队友们一起领奖时,台下此起彼伏的闪光灯,竟比当年坐在影里鼓掌时想象的镁光灯更温暖。

老座钟的齿轮又开始转动,这次唱的不再是循规蹈矩的滴答声。推开人生下半场的雕花木窗,月光正把白发染成银河——原来命运关门的轰响,不过是请柬落地的轻音。

菩萨蛮(四首)

——初中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感怀

童丹枫

菩萨蛮·同学会签到

相逢莫讶情如火,曾同砚席修因果。琢玉向人间,披襟还少年。签名墙上秀,恰似儿时。湖海说云程,不违当日盟。

菩萨蛮·再访萧旺教学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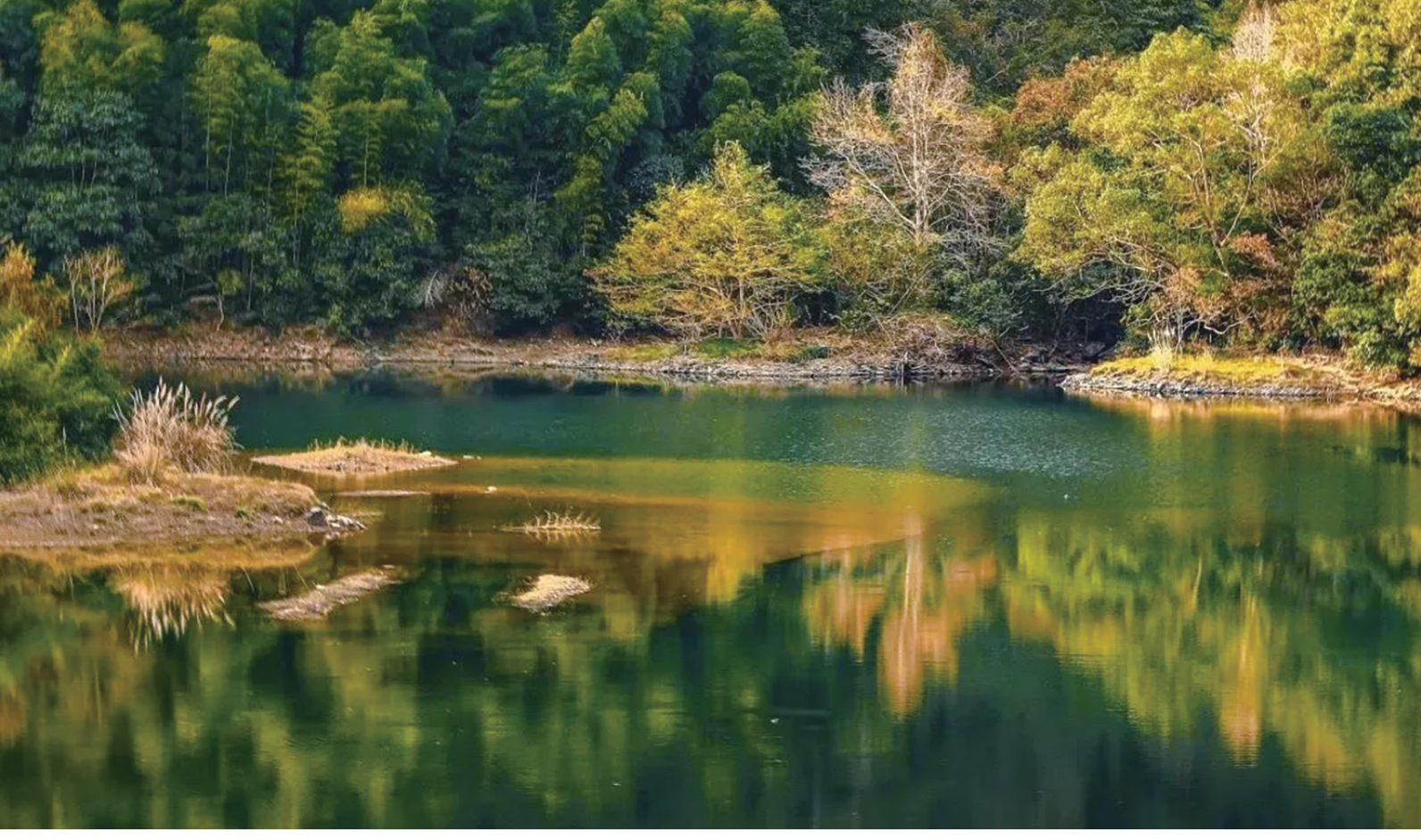
萧楼曾记书声朗,古光片羽惊心往。会向此间逢,青春荷尔蒙。暗尘生锈锁,拦住卿和我。风送落花香,吹开满鬓霜。

菩萨蛮·重游鹿山

凝光草色摇深碧,携来旧侣翩新迹。碑上有余温,当年留刻痕。山头垂夕照,摄入嫣然笑。裙角忆纷飞,蝶轻犹可逗。

菩萨蛮·歌舞晚宴

虫鸣赠予青春梦,停云舞袖芳心动。夜色卷珠帘,杯深入自认。肺腑皆点色,谁在挥魔杖。醉里忆婆婆,窗边仍是她。



新视界

秋韵

(方雅瑾 摄于西溪水库)

第1007期

潘寿

山景雁

海鲜面

冀松延

的鲜美,绝了。

宁海的海鲜面,桥头胡有一家网红面馆。

初到宁海工作,同事林老师强烈推荐我去桥头胡尝个鲜。两间不大的门面,不具备一点点的豪华,小小的,一家苍蝇馆子,位于桥头胡菜市场门口,前面有大片的停车场。那天的气温非常高,像林老师待我的热情,暖得我身心通透。“你别看停车场现在是空空荡荡,这还没到饭点,如果晚来一些时候,停车的地方也难找。”林老师边介绍边带我向店里走去。她透过堂间的窗口,对着厨房里的师傅一通宁海话交流,转身交代我找地方坐下。待我擦净交定,转身已不见她踪影。“她去哪里了,转身后不见她踪影。”老板看我迷茫的眼神,改用宁海普通话跟我讲。林老师从市场选购了虾和贝,还有一只肥蟹,我在米面、手工面、干干、麦面中尝试选了干面。那天吃得我俩汗流不止,真是过足了瘾。

还有朋友推荐我长街的海鲜面。对于长街我再熟悉不过,早

些年我先生一直驻守在明港,每逢他周末值班,我便带着孩子来探亲。营区附近有一家海鲜面馆,那时候我还是比较抵触吃面条,但是抵不过先生喜欢,我们便不得已随他去海鲜面馆。第一次去的那家店便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我简单地选了黄鱼和虾,煮的手工面。那满满的一大盆海鲜面端上来,看得我愁眉,对于我这么不爱吃面条的人,这怎么吃得?随即让老板娘少煮一份,我和孩子分食一碗。然而,当我调羹把一勺汤送进唇间那一刻,味蕾瞬间打开,只觉鲜美无边。“老板娘,你这汤做起来有什么秘方?”我边吃边求解。“做法很简单的,不用放多余的佐料,这边的海鲜都是当天的,早上刚上岸。”老板娘边招呼着其他客人,边应答着我。嗯,看来是因了海鲜的新鲜。

自那之后,我喜欢上了海鲜面。后来的几年,那里的海鲜面成了我每次到明港的必选打卡项。回营区的路上,先生边走边对我讲:“你不要看明港这地方现在破

破烂烂的,九十年代这里可是繁荣的‘小香港’,房价那时候就曾经高达万元一平方,这些年还是有很多宁波人上海人大老远专程赶来吃海鲜。”

常住宁海之后,在城区里也挖掘出两家美味海鲜面,像男人对于一个理发师的执着那样,我们这些年成了店里的常客。和店里其他常客,差不多到了遇见点头打招呼的熟悉程度。海鲜面的美味无不是因了宁海小海鲜的新鲜甜美。有一次恰逢老板把自己烤的虾干带到店里来,我便央求老板煮我一些。后来,我藏在冰箱里,先生在家煮面,或者做汤,都会放几个虾干。一锅汤的仙气就这么缭绕升腾,弥漫在厨房间久久不散。

谁曾想到,在羊肉馆店里也能遇见海鲜面。也是一次陪先生去北斗北路尽头那家,他百吃不厌的羊肉烩面时,发现的。老板采用羊肉羊骨煨汤,佐以应季海鲜,煮手工面或者烩面,把羊肉的嫩香和海鲜的鲜甜融合,完美地诠释了“鱼”“羊”组合——“鲜”,美哉!一碗海鲜面,其中尽乾坤。